大恵書



大聖國師講書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

參學　慧然　録

淨智居士黄　文昌　重編

答曾侍郎　天游　問書附

開頃在長沙得圜悟老師書稱公晩歳相從所得甚是奇偉念之再三今八年矣常恨未獲親聞緒餘惟切景仰某自幼年發心參礼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後即爲婚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所聞常自愧歎然而立志發願實不在淺淺知見之間以爲不悟則已悟則須直到古人親證處方爲大休歇之地此心雖未嘗一念退屈

自覺工夫終未純一可謂志願大而力量小也
者痛懇圜悟老師老師示以法語六段其初直示
此事後擧雲門趙州放下著須弥山兩則因縁令
下鈍工常自擧覺久久必有入處老婆心切如此
其奈鈍滯太甚今幸私家塵縁都畢閑居無他事
政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教誨耳
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
撕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
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亦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
逃良可愍也至扣
承叙及自幼年至仕宦參禮諸大宗匠中間爲科擧

婚宦所役又爲惡覺惡習所勝未能純一做工夫以
此爲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
專心欲究此一段大事因縁甚愜病僧意然既爲士
人仰禄爲生科擧婚宦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
罪也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眞
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公所謂大
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究竟法能回心此
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垢染之穢清淨自居從脚
下去一刀兩段更不起相續心足矣不必思前念後
也既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
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

幻藥復治幻病病差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別有
又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公深思之但如此崖
將去時時於靜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弥山放下著兩
則語但從脚下著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
必思量思量怖畏即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
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
之下頓亡生死悟證無上正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
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久久無有不悟之理不見
善財童子從文殊發心漸次南行過一百一十城參
五十三善知識末後於弥勒一彈指頃頓亡前來諸
善知識所得法門復依弥勒教思欲奉覲文殊於是

文殊遥伸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曰善哉
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劣憂悔功行不具退失精
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少功德便以爲足不能善
巧發起行願不爲善知識之所攝護乃至不能了知
如是法性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境界
若周徧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若解
說若分別若證知若獲得皆悉不能文殊如是宣示
善財善財於言下成就阿僧祇法門具足無量大智
光明入普賢門於一念中悉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
數諸善知識悉皆親近恭敬承事受行其教得不忘
念智莊嚴藏解脱以至入普賢毛孔刹於一毛孔行

善財見最寂靜

一歩過不可説不可説佛刹微塵數世界與普賢等
諸佛等刹等行等及解脱自在悉皆同等無二無別
當恁麼時始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
通回煩惱爲菩提回無明爲大智如上遮一絡索只
在當人末後一念眞實而已善財於弥勒彈指之間
尚能頓亡諸善知識所證三昧況無始虚僞惡業習
氣耶若以前所作底罪爲實則現今目前境界皆爲
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悉皆是實既是實則地獄
天堂亦實煩惱無明亦實作業者亦實受報者亦實
所證底法門亦實若作遮般見解則盡未來際更無
有人趣佛乘矣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種種方便翻爲

妄語矣承公發書時焚香對諸聖及遥礼菴中而後
遣公誠心至切如此相去雖不甚遠未得面言信意
信手不覺忉怛如許雖若繁絮亦出誠至之心不敢
以一言一字相欺苟欺公則是自欺耳又記得善財
見最寂靜婆羅門得誠語解脱過去現在未來諸佛
菩薩於阿耨菩提無已退無現退無當退凡有所求
莫不成滿皆由誠至所及也公既與竹椅蒲團爲侶
不異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又發雲門書對諸聖遥
礼而後遣只要雲門信許此誠至之劇也但相聽只
如此做工夫將來於阿耨菩提成滿無疑矣

又

公處身富貴而不爲富貴所折困非夙植般若種智
焉能如是但恐中忘此意爲利根聰明所障以有所
得心在前頓放故不能於古人直截徑要處一刀兩
段直下休歇此病非獨賢士大夫久參衲子亦然多
不肯退步就省力處做工夫只以聰明意識計較思
量向外馳求乍聞知識向聰明意識思量計較外示
以本分草料多是當面蹉過將謂從上古德有實法
與人如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弥山之類是也巖頭曰
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又曰大統綱宗要須識句甚麼
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
歴歴亦云惺惺亦云恁麼時將恁麼時等破一切是

非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如一團火
相似觸著便燒有甚麼向傍處今時士大夫多以思
量計較爲窟宅聞恁麼說話便道莫落空否喩似舟
未翻先自跳下水去此深可憐愍近至江西見呂居
仁居仁留心此段因縁甚久亦深有此病渠豈不是
聰明某嘗問之曰公怕落空能知怕者是空耶是不
空耶試道看渠佇思欲計較祗對當時便與一喝至
今茫然討巴鼻不著此蓋以求悟證之心在前頓放
自作障難非干別事公試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自
然築著磕著若欲將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參
到弥勒下生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悶

耳平田和尚云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
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
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此是第一等入泥入
水老婆說話往往參禪人只恁麼念過殊不子細看
是甚道理若是箇有筋骨底聊聞舉著直下將金剛
王寶劍一截截斷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
聖路頭亦斷計較思量亦斷得失是非亦斷當人脚
跟下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豈不快哉豈不暢哉不
見昔日灌谿和尚初參臨濟濟見來便下繩牀驀胷
擒住灌谿便云領領濟知其已徹即便推出更無言
句與之商量當恁麼時灌谿如何思量計較祗對得

三千大千　一須弥一日月一梵世一四天下是名曰一世界也千須弥千梵世界名小千界以一千

小千界名中千界又以一千中千界名大千世界是爲三千大千世界也總之名安娑也

古來幸有如此牓樣如今人總不將爲事只爲麁心
灌谿當初若有一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前時
莫道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却手脚遶四天下拕一遭
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歇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
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
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
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
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
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
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
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

識智之別　同一致　東西一致

與太虛空齊壽只遮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伱否
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
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
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
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始與趙州放下著雲門須
弥山有少分相應若信不及放不下却請擔取一座
須弥山到處行脚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一笑

又

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只了得遮兩
句一生參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
只管教人死獦狚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
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
帶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
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浪死更
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
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遮般底更是
毒害瞎却人眼不是小事雲門尋常見此輩不把做
人看待彼既自眼不明只管將冊子上語依樣教人
遮箇作麼生教得若信著遮般底永劫參不得雲門
尋常不是不教人坐禪向靜處做工夫此是應病與
藥實無恁麼指示人處不見黃蘗和尚云我此禪宗
從上相承以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

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道。却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内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而今情量處爲道。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眞。本無名字。只爲世人不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你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也。前來所說瞎眼漢錯指示人。皆是認魚目作明珠。守名而生解者。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前。遮箇又是認著

髑髏情識而生解者。教人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矣。遮箇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非干學道人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公既清淨自居。存一片眞實堅固向道之心。莫管工夫純一不純一。但莫於古人言句上只管如疊塔子相似。一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無有不得底時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去耳。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弥山。一物不將來。時如何。云放下著。遮裏疑不破。只在遮裏參。更不必自生枝葉也。若信得雲門。及但恁麼參。別無佛法指

似人若信不及。一任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
狐疑。

又

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爲公冗所奪。
於急流中常自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堅固。深
愜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
不得忘却竹椅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
中用。若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
承有前緣駮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此
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
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老

爲種貪瞋癡爲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曰何謂也答曰若見無爲入已住者不能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

胡云。眞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
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
爲是。鬧處爲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
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翻靜時
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但相聽。決不
相誤。又承以老龐兩句爲行住坐卧之銘箴。善不可
加。若正鬧時生厭惡。則乃是自擾其心耳。若動念時
只以老龐兩句提撕。便是熱時一服淸涼散也。公具
決定信。是大智慧人。久做靜中工夫。方敢說這般話。
於他人分上則不可。若向業識茫茫增上慢人前。如
此說。乃是添他惡業擔子。禪門種種病痛。已具前書。

不識曾子細理會否

又

承諭外息諸縁内心無喘可以入道是方便門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守方便而不捨則爲病誠如來語山野讀之不勝歡喜踊躍之至今諸方桼桶輩只爲守方便而不捨以實法指示人以故瞎人眼不少所以山野作辨邪正説以救之近世魔強法弱以湛入合湛爲究竟者不可勝數守方便不捨爲宗師者如麻似粟山野近嘗與衲子輩擧此兩段正如來書所説不差一字非左右留心般若中念念不間斷則不能洞曉從上諸聖諸異方便也公已捉著欛柄矣既得欛柄在手何慮不捨方便門而入道耶但只如此做工夫看經教并古人語録種種差別言句亦只如此做工夫如須弥山放下著狗子無佛性話竹篦子話一口吸盡西江水話庭前栢樹子話亦只如此做工夫更不得別生異解別求道理別作伎倆也公能向急流中時時自如此提撕道業若不成就則佛法無靈驗矣記取記取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眞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説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説此會有弥勒大士汝往彼問咄漏逗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弥勒

誰是弥勒者便見氷銷瓦解咄雲竇亦漏逗不少或
有人問只如曽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
同別雲門即向伊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誰
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眞入
室者咄亦漏逗不少

來書細讀數過足見辦鐵石心立決定志不肯草草
但只如此崖到臘月三十日亦能與閻家老子廝抵
更休說豁開頂門眼握金剛王寶劍坐毗盧頂上也
某嘗謂方外道友曰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
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縁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
看幾巻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礼幾拜懺悔平生所作
底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而
今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月華吞霞服氣尚
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逼況回此心此念全在般
若中耶先聖明明有言喩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
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尒處處能縁唯不能縁於
般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縁世間塵
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
不爲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
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衆
生界中事不着學無始時來習得熟路頭亦熟自然

取之左右逢其原須著撥置出世間學般若心無始
時來背違下聞知識說著自然理會不得須著立決
定志與之作頭抵決不兩立此處若入得深彼處不
著排遣諸魔外道自然竄伏矣生處放教熟熟處放
教生政爲此也日用做工夫處捉著欛柄漸覺省力
時便是得力處也

答李參政 漢老 問書附

邴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
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
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欣幸可量非大宗
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
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
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語不敢忘
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
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
席矣

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
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
復斯語歡喜踊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
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
若不尒者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
虛空爲雲門口草木瓦石皆放光明助說道理亦不

疑怒二字法門

奈何方信此段因縁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黄面老子曰不取衆生所言説一切有爲虚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説來書所説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黄面老子所言契合即是説者名爲佛説離是説者即波旬説山野平昔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瞎一切人眼公既到恁麼田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未明應機礙不礙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方可復出甚愜病僧意若更熱荒馳求不歇則不相

趙州上堂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

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説破恐傷言語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住坐臥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不可以爲虚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昔水潦和尚於採藤處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

馬祖攔胸一蹋蹋倒水潦不覺起來拍手呵呵大笑祖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笑水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今日於一毛頭上盡底識得根源去馬祖便不管佗雪峯知鼓山緣熟一日忽然驀胸擒住曰是甚麼鼓山釋然了悟了心便忘唯微笑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耶鼓山復搖手曰和尚何道理之有雪峯便休去蒙山道明禪師趂盧行者至大庾嶺奪衣鉢盧公擲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公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求法非爲衣鉢也願行者開示盧公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明當時大悟通身汗流泣淚作禮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盧公曰我今爲汝說者即非密意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我若說得即不密也以三尊宿三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奇特道理麼若更別有則却似不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行面稟之語請書於座右此外別無說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剩語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

邪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邪自有驗者三事無逆
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
尓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
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
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
佩
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
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
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
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

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黄面老子所
言剗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
便中眞方便無修證中眞修證無取捨中眞取捨也
古德云皮膚脫落盡唯一眞實在又如栴檀繁柯脫
落盡唯眞栴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剗正性之極致
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
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答江給事 少明

人生一世百年光陰能有幾許公白屋起家歷盡淸
要此是世間第一等受福底人能知慚愧回心向道
學出世間第一法又是世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

須是急著手脚。今却面皮不得受人差排。自家理會取大命元辰教去處分明。便是世間出世間一箇了事底大丈夫也。承連日去與參政道話甚善甚善。此公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覷見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字。恐鈍置佗。直候渠將來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共渠眉毛廝結理會。不只恁麼便休。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廝結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古人云。親近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但頻與參政說話。至禱至禱。不可將古人垂示言教胡亂穿鑿。如馬

大師遇讓和尚說法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師聞之。言下知歸。遮幾句兒言語。諸方多少說法。如雷如霆。如雲如雨。底理會不得。錯下名言。隨語生解。見與舟峯書尾杜撰解注。山僧讀之不覺絕倒。可與說如來禪祖師禪。一狀領過。一道行遣也。來頌子細看過。却勝得前日兩頌。自此可已之。頌來頌去。有甚了期。如參政相似。渠豈是不會做頌。何故都無一字。乃識法者懼耳。間或露一毛頭。自然抓著山僧痒處。如出山相頌云。到處逢人驀面欺之語。可與叢林作點眼藥。公異日自見矣。不必山僧注破也。某近見公頻然改變。為此事甚力。故作此書

不覺縷縷

答富樞密 季申

示諭蚤歲知信向此道晩年為知解所障未有一悟入處欲知日夕體道方便既荷至誠不敢自外據款結案葛藤少許只遮求悟入底便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甚麼知解為公作障畢竟喚甚麼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被障者復是阿誰只此一句顛倒有三自言為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甘作迷人是一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遮三顛倒便是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顛倒心絶方知無迷可破無悟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久久自然不作遮

知解起処

般見解也但就能知知解底心上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心上還有如許多般也無從上大智慧之士莫不皆以知解為儔侶以知解為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為惱只為他識得知解起處既識得起處即此知解便是解脱之場便是出生死處既是解脱之場出生死處則知底解底當體寂滅知底解底既寂滅能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何處求悟入釋迦老子曰諸業從心生故説心如幻若離此分別則滅諸有趣僧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

死業是大涅槃僧云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又古德云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又淨名云衆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此乃是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底樣子也只爲伱了達三祇劫空生死涅槃俱寂靜故既未到遮箇田地切不可被邪師輩胡說乱道引入鬼窟裏閉眉合眼作妄想邇來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眞是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深可憐愍願公硬著脊梁骨莫作遮般去就作遮般去就底雖暫拘得箇臭皮袋子住

便以爲究竟而心識紛飛猶如野馬縱然心識暫停如石壓草不覺又生欲直取無上菩提到究竟安樂處不亦難乎某亦嘗爲此流所誤後來若不遇眞善知識幾致空過一生每每思量直是叵耐以故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有知非者若要徑截理會須得遮一念子𡎺地一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然切不可存心待破若存心在破處則永劫無有破時但將妄想顚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欣靜厭閙底心一時按下只就按下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一字子乃是摧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也不得作有無

會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向
揚眉瞬目處採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颺在
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字中引證
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時提撕時時舉覺狗子
還有佛性也無云無不離日用試如此做工夫看月
十日便自見得也一郡千里之事都不相妨古人云
我這裏是活底祖師意有甚麼物能拘執佗若離日
用無有趣向則是離波求水離器求金求之愈遠矣

又

竊知日來以此大事因緣爲念勇猛精進純一無雜
不勝喜躍能二六時中熾然作爲之際必得相應也
未語默二邊得一如也未如未切不可一向沈空趣
寂古人喚作黑山下鬼家活計盡未來際無有透脫
之期昨接來誨私慮左右必已耽著靜勝三昧及詢
直閣公乃知果如所料大凡涉世有餘之士久膠於
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乍得胸中
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
覺絕消息奈何根株猶在寧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
眞正寂滅現前必須於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
出不動一絲毫便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
機縱奪殺活自由利佗自利無施不可先聖喚作無
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神通遊戲門無盡藏如意解

脫門豈非眞大丈夫之能事也然亦非使然皆吾心之常分耳願左右快著精彩決期於此廓徹大悟胸中皎然如百千日月十方世界一念明了無一絲毫頭異想始得與究竟相應果能如是豈獨於生死路上得力異日再秉鈞軸致君於堯舜之上如指諸掌耳

又

示諭初機得少靜坐工夫亦自佳又云不敢妄作靜見黃面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眞是自作障難耳若生死心未破日用二六時中冥冥蒙蒙地如魂不散底死人一般更討甚閑工夫理會靜理會鬧耶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成佛豈是做靜中工夫來渠豈不是初機左右見此定以爲不然須差排渠作古佛示現今人無此力量若如是見乃不信自殊勝甘爲下劣人也我此門中不論初機晚學亦不問久參先達若要眞箇靜須是生死心破不著做工夫生死心破則自靜也先聖所說寂靜方便正爲此也自是末世邪師輩不會先聖方便語耳左右若信得山僧及試向鬧處看狗子無佛性話未說悟不悟正當方寸擾擾時謾提撕舉覺看還覺靜也無還覺得力也無若覺得力便不須放捨要靜坐時但燒一炷香靜坐坐時不得令昏

十纏 一無慚 二無愧 三嫉 四慳 五悔 六睡 七掉 八惛 九忿 十覆

昏散ト両種ゾ
怗ゝ看
昏散不到地百不思處ニ恐ヲ能
排一歎
變攻ゾ
師一日上堂舉栢樹子話
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ン
破趙州関特ゝ寿言話
敢問大衆既是之ヲ破趙州関因甚持ゝヨ寿言話良久云當寺侍者ヲ長短燒了方知地不
平李參政聞了當下有省於

沈亦不得掉舉昏沈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
兩種病現前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
力排遣當下怗怗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便是得
力處也亦不著做靜中工夫只這便是工夫也李參
政頃在泉南初相見時見山僧力排默照邪禪瞎人
眼渠初不平疑怒相半驀聞山僧頌庭前栢樹子話
忽然打破桼桶於一笑中千了百當方信山僧開口
見膽無秋毫相欺亦不是爭人我便對山僧懺悔此
公現在彼請試問之還是也無道謙上座已往福唐
不識已到彼否此子參禪喫辛苦更多亦嘗十餘年
入枯禪近年始得箇安樂處相見時試問渠如何做

續刻大慧住岡書号窓卷
方語注云不在正點
徑山乃天目東北峯也中有徑路後通天目故謂之ゝ杭州第一ゝ寺也

工夫曾爲浪子偏憐客想必至誠吐露也

答李參政別紙　　漢老

富樞頃在三衢時嘗有書來問道因而打葛藤一上
落草不少尚尒滯在默照處定是遭邪師引入鬼窟
裏無疑今又得書復執靜坐爲佳其滯泥如此如何
參得徑山禪今次答渠書又復縷縷葛藤不惜口業
痛與剗除又不知肯回頭轉腦於日用中看話頭否
先聖云寧可破戒如須弥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
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麪永不可出此公是也
如與之相見試取答渠底葛藤一觀因而作箇方便
救取此人四攝法中以同事攝爲最強左右當大啓

使言之從
我之謂
毋守于窠也

此法門。令其信入。不唯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舊窟也。

答陳少卿　季任

承諭。欲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爲根性極鈍。若果如此當爲左右賀也。今時士大夫。多於此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見宗師纔開口動舌。早一時會了也。以故返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驀地於一機一境上。一言一句下。撞發便是。達磨大師出頭來。用盡百種神通也。奈何佗不得。只爲佗無道理可障。利根者返被利根所障。不能得啐地便折。𡀔地便破。假饒於聰明知解上學得。於

胡亂　秦始皇滅六国一統天下時童謡云亡秦者胡ヘ乃遣蒙恬領兵役万姓築長城以防胡不然始皇崩丞相李斯乃立少子胡亥爲二世皇帝用侫臣趙高謀殺李斯不顧国政天下乃乱秦遂滅非胡国之乱秦秦蕭墻之禍也以是之不真事也

劫數　此云時分有三種一増一減爲一小劫二十増減爲一中劫八十増減爲一大劫

自己本分事上。轉不得力。所以南泉和尚云。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章敬和尚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佗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花。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擧措施爲。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若不回光返照。只守鈍根。更生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花上更添空花也。但相聽。能知根性鈍者。決

捏怪様也一即造怪也言造作妖怪也捏捏之也

惟寬禅師

僧問狗子還有仏性否 師云有 僧云和尚還有否 師云我无 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仏性和尚因何独无 師云我非一切衆生 僧云既非衆生是仏否 師云不是仏 僧云究竟是何物 師云亦不是物 僧云可見可思否 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思議

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遮箇鈍底然亦不得捨却遮箇
鈍底參取捨利鈍在人不在心此心與三世諸佛一
體無二若有二則法不平等矣受教傳心俱為虛妄
求真覓實轉見參差但知得一體無二之心決定不
在利鈍取捨之間則便當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
若更遲疑思前筭後則乃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
法中虛捏怪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無有了時近年以
來有一種邪師說默照禪教人十二時中是事莫管
休去歇去不得做聲恐落今時往往士大夫為聰明
利根所使者多是厭惡鬧處乍被邪師輩指令靜坐
却見省力便以為是更不求妙悟只以默然為極則

其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稍有知非者願公只向
疑情不破處參行住坐卧不得放捨僧問趙州狗子
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遮一字子便是箇破生死疑
心底刀子也遮刀子欛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
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肯自下
手若捨性命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處崖將去驀然
自肯捨命一下便了那時方信靜時便是鬧時底鬧
時便是靜時底語時便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
不著問人亦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至禱至禱
昔朱世英嘗以書問雲菴真淨和尚云佛法至妙日
用如何用心如何體究望慈悲指示真淨曰佛法至

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
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
樂如實解脱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
把得便用莫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不是也不擬
心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心清淨
超於彼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
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道人
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
心安樂解脱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
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所謂修行恐落斷
常坑其斷見者斷滅却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

空滯禪寂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
法以爲究竟也邪師輩教士大夫攝心靜坐事事莫
管休去歇去豈不是將心休心將心歇心將心用心
若如此修行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如
何顯得自心明妙受用究竟安樂如實清淨解脱變
化之妙須是當人自見得自悟得自然不被古人言
句轉而能轉得古人言句如清淨摩尼寶珠置濁潦
之中經百千歲亦不能染汚以本體自清淨故此心
亦然正迷時爲塵勞所惑而此心體本不曾惑所謂
如蓮花不著水也忽若悟得此心本來成佛究竟自
在如實安樂種種妙用亦不從外來爲本自具足故

黃面老子曰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若確定本體實有恁麼事又却不是也事不獲已因迷悟取捨故說道理有若干為未至於妙者方便語耳其實本體亦無若干請公只恁麼用心日用二六時中不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撥生死佛道歸無但只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切不可向意根下卜度不可向言語上作活計又不得向開口處承當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但只如此參亦不得將心待悟待休歇若將心待悟待休歇則轉沒交涉矣

又

示諭自得山野向來書之後每遇鬧中嚲避不得處常自點檢而未有著力工夫只遮嚲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更著力點檢則又却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為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正當嚲避不得處切忌起心動念作點檢想祖師云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切記取嚲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擬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

理會鈍總不干佗利鈍之事亦不干佗靜乱之事正當嚲避不得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耳應接時但應接要得靜坐但靜坐坐時不得執著坐底爲究竟今時邪師輩多以默照靜坐爲究竟法疑誤後昆山野不怕結怨力詆之以報佛恩救末法之弊也

答趙待制 道夫

示諭一一備悉佛言有心者皆得作佛此心非世間塵勞妄想心謂發無上大菩提心若有是心無不成佛者士大夫學道多自作障難爲無決定信故也佛

信　根鈍

又言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示諭鈍根未能悟徹且種佛種子於心田此語雖淺近然亦深遠但辦肯心必不相賺今時學道之士往往緩處却急急處却放緩龐公云一朝蛇入布袋試問宗師甚時節昨日事今日尚有記不得者況隔陰事豈容無忘失耶決欲今生打教徹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須有決定信具決定志念念如救頭然如此做將去打未徹時方始可說根鈍耳若當下便自謂我根鈍不能今生打得徹且種佛種結緣乃是不行欲到無有是處其每爲信

此道者說漸覺得日用二六時中省力處便是學佛得力處也自家得力處他人知不得亦拈出與人看不得盧行者謂道明上座曰汝若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意盡在汝邊是也密意者便是日用得力處也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世間塵勞事拈一放一無窮無盡四威儀內未嘗相捨爲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深故也般若智慧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淺故也乍聞知識說著覺得一似難會若是無始時來塵勞緣淺般若緣深者有甚難會處但深處放教淺淺處放教深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纔覺思量塵勞事時不用著力排遣只就思量處輕輕撥轉話頭省無限力亦得無限力請公只如此崖將去莫存心等悟忽地自悟去參政公想日日相會除圍碁外還曾與說著遮般事否若只圍碁不曾說著遮般事只就黑白未分處撥了盤撒了子却問他索取那一著若索不得是眞箇鈍根漢姑置是事

答許司理　壽源

黃面老子曰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十地菩薩斷障證法門初從十信而入然後登法雲地而成正覺初歡喜地因信而生歡喜故也若決定竪起脊梁骨要做世出世間沒量漢須是箇

生鐵鑄就底方了得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決定了不得此事無人情不可傳授須是自家省發始有趣向分若取他人口頭辦求劫無有歇時千萬十二時中莫令空過逐日起來應用處圓陀陀地與釋迦達磨無少異自是當人見不徹透不過全身跳在聲色裏却向裏許求出頭轉沒交涉矣此事亦不在久參知識徧歷叢林而後了得而今有多少在叢林頭白齒黃了不得底又有多少乍入叢林一撥便轉千了百當底發心有先後悟時無先後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一句下承當便千了百當有偈呈慈照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

取趣

會元徑山道欽禪師章崔趙公問弟子今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公於是有

省又古方元樹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谷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大悟作偈曰學道須

一切是非莫管但從脚下崖將去死便休不要念後思前亦不要生煩惱煩惱則障道也祝祝

丁寧〻〻語也

又

左右具正信立正志此乃成佛作祖基本也山野因以湛然名公道號如水之湛然不動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世間出世間法不離湛然無纖毫透漏只以此印於一切處印定無是無不是一一解脫一一明妙一一實頭用時亦湛然不用時亦湛然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若心識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齅香了味覺觸知法行住坐臥語默動靜

無不湛然亦自不作顛倒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
得清淨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
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栴檀片片皆栴檀今時有
一種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
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爲眞可憐愍請公只恁麼做工
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眞不得已耳若實有恁麼
做工夫底事即是汚染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
收攝得住擬收攝向甚處安著既無安著處則無時
無節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
無死亦無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然之用
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受湛然說者若如是

十二分教 ○修多羅 含五義故不翻 此云契經 ○祇夜 此云重頌 ○和伽那 此云授記
伽陀 此云孤起又云諷頌
優陀那 此云無問自說
尼陀那 此云因緣
阿波陀那 此云譬喻
伊帝目多伽 此云本事
闍陀伽 此云

見得徹去徑山亦不虛作此號左右亦不虛受此號
如何如何

答劉寶學 彥脩

即日烝溽不審燕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撓否日
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否於動靜二邊
能不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
否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
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眞箇作得箇了事凡夫
釋迦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麼
熱盌鳴聲公既於此箇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事要
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應耳

往往士大夫多於不意中得箇瞥地處却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遮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以及物左右所得既不滯在一隅想於日用中不著起心管帶枯心忘懷也近年已來禪道佛法衰弊之甚有般杜撰長老根本自無所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無實頭伎倆收攝學者教一切人如渠相似黑卒卒地緊閉却眼喚作默而常照彥沖被此輩教壞了苦哉苦哉遮箇話若不是左右悟得狗子無佛性徑山亦無說處

千萬捋下面皮痛與手段救取遮箇人至懇至禱然有一事亦不可不知此公清淨自居世味澹薄積有年矣定執此爲奇特若欲救之當與之同事令其歡喜心不生疑庶幾信得及肯轉頭來淨名所謂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是也黃面老子云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次第建立無邊行門令諸衆生斷一切疑此乃爲物作則萬世楷模也況此公根性與左右迥不同生天定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者也此公決定不可以智慧攝當隨所好攝以日月磨之恐自知非忽然肯捨亦不可定若肯轉頭來却是箇有力量底漢左右亦須退步讓渠出一

頭始得此晫禪歸錄得渠答崇嶽老子一書山僧隨
喜讀一徧讃歎歡喜累日直是好一段文章又似一
篇太義末後與之下箇謹對不識左右以謂如何昔
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
可以入道二祖種種說心說性俱不契一日忽然省
得達磨所示要門遽白達磨曰弟子此回始息諸緣
也達磨知其已悟更不窮詰只曰莫成斷滅去否曰
無達磨曰子作麼生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
磨曰此乃從上諸佛諸祖所傳心體汝今既得更勿
疑也彥沖云夜夢晝思十年之間未能全克或端坐
靜默一空其心使慮無所緣事無所託頗覺輕安讀

所糾司徒遣隨州從支鄭望生收灵運即與兵叛逸遂有逆志望生追禽之送廷尉帝

其末從廣州既而復叛有旨棄市年四十九

至此不覺失笑何故既慮無所緣豈非達磨所謂內
心無喘乎事無所託豈非達磨所謂外息諸緣乎二
祖初不識達磨所示方便將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
可以說心說性說道說理引文字證據欲求印可所
以達磨一一列下無處用心方始退步思量心如牆
壁之語非達磨實法忽然於牆壁上頓息諸緣即時
見月亡指便道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此語亦是
臨時被達磨拶出底消息亦非二祖實法也杜撰長
老輩既自無所證便逐旋捏合雖教他人歇渠自心
火熠熠晝夜不停如欠二稅百姓相似彥沖却無許
多勞攘只是中得毒深只管外邊乱走說動說靜說

易之
爲道

語說默說得說失更引同易內典硬差排和會眞是
爲佗閑事長無明殊不思量一段生死公案未曾結
絕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
時且向閻家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
得麼當此之時縱橫無礙之說亦使不著心如木石
亦使不著須是當人生死心破始得若得生死心破
更說甚麼澄神定慮更說甚麼縱橫放蕩更說甚麼
內典外典一了一切了一悟一切悟一證一切證如
斬一結絲一斬一時斷證無邊法門亦然更無次第
左右既悟狗子無佛性話還得如此也未若未得如
此直須到恁麼田地始得若已到恁麼田地當以此

西国師曰金剛經曰應无所住无所住者不住色不住声不住迷不住悟不住体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即一切法

而顯一心若住善生心即善現若住悪生心即悪現本心即隱沒若无所住十方世界唯是一心

法門興起大悲心於逆順境中和泥合水不惜身命
不怕口業拯拔一切以報佛恩方是大丈夫所爲若
不如是無有是處彥沖引孔子稱易之爲道也屢遷
和會佛書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爲一貫又引寂然
不動與土木無殊此尤可笑也向渠道欲得不招無
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故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
住聲香味觸法生心謂此廣大寂滅妙心不可以色
見聲求應無所住謂此心無實體也而生其心謂此
心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即眞也孔子稱易之爲道也
屢遷非謂此也屢者荐也遷者革也吉凶悔吝生乎
動屢遷之旨返常合道也如何與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合得成一塊彥沖非但不識佛意亦不識孔子意
左右於孔子之教出沒如游園觀又於吾教深入閫
域山野如此杜撰還是也無故圭峯云元亨利貞乾
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
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此老如此和會始於儒
釋二教無偏枯無遺恨彥沖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與易之屢遷大旨同貫未敢相許若依彥沖差排則
孔夫子與釋迦老子殺著買草鞵始得何故一人屢
遷一人無所住想讀至此必絕倒也

答劉通判 彥沖

令兄寶學公初未嘗知管帶忘懷之事信手摸著鼻
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實邪毒不能侵
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
陰魔得其便未免把虛空隔截作兩處處靜時受無
量樂處鬧時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
帶將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爾舊習瞥起
亦不著用心按捺只就瞥起處看箇話頭狗子還有
佛性也無無正恁麼時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眼辦
手親者一逴逴得方知懶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
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
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昔婆修
盤頭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二

[illegible] 涅槃經中三十二云善男子如拔堅木先以手動後則易出菩薩定慧亦復如是

十祖闍夜多將欲度之問其徒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其徒曰我師精進如此何故不可闍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不憤皆作色厲聲謂闍夜多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闍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聞已發無漏智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也杜撰長老輩教左右靜坐等作佛豈非虛妄之本乎又言靜處無失鬧處有失豈非壞世間相而求實相乎若如此修行如何契得嬾融所謂今說無心處不與有

心殊請公於此諦當思量看婆修初亦將謂長坐臥可以成佛纔被闍夜多點破便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眞是良馬見鞭影而行也衆生狂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藥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時是了生死到來靜鬧兩邊都用一點不得莫道鬧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不如少與多得與失靜與鬧縛作一束送放他方世界卻好就日用非多非少非靜非鬧非得非失處略提撕看是箇甚麼無常迅速百歲光陰一彈指頃便過也更有甚麼閑工夫理會得理會失理會靜理會鬧理會多理會少理會忘懷理會管帶石頭和尚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遮一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懷也著管帶也著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差排杜撰長老輩別有差排處也咄且置是事

左右做靜勝工夫積有年矣不識於開眼應物處得心地安閑否若未得安閑是靜勝工夫未得力也若許久猶未得力當求箇徑截得力處方始不孤負平昔許多工夫也平昔做靜勝工夫只爲要支遣箇鬧底正鬧時却被鬧底聒擾自家方寸却似平昔不曾做靜勝工夫一般耳遮箇道理只爲太近遠不出自家眼睛裏開眼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口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直是無你用心處遮箇最是省力而今學此道者多是要用力求求之轉失向之愈背那堪墮在得失解路上謂鬧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左右在靜勝處住了二十餘年試將些子得力底來看則箇若將椿椿地底做靜中得力處何故却向鬧處失却而今要得省力靜鬧一如但只透取趙州無字忽然透得方知靜鬧兩不相妨亦不著用力支撑亦不作無支撑解矣

答秦國太夫人

謙禪歸領所賜教并親書數頌初亦甚疑之及詢謙

子細方知不自欺曠劫未明之事豁尒現前不從人得始知法喜禪悅之樂非世間之樂可比山野為國太歡喜累日寢食俱忘兒子作宰相身作國夫人未足為貴糞埽堆頭收得無價之寶百劫千生受用不盡方始為真貴耳然切不得執著此貴若執著則墮在尊貴中不復興悲起智憐愍有情耳記取記取

答張丞相　德遠

恭惟燕居阿練若與彼上人同會一處婬戲毗盧藏海隨宜作佛事少病少惱鈞候動止萬福從上諸聖莫不皆然所謂於念念中入一切法滅盡三昧不退菩薩道不捨菩薩事不捨大慈悲心修習波羅蜜未

甞休息觀察一切佛國土無有厭倦不捨度衆生願不斷轉法輪事不廢教化衆生業乃至所有勝願皆得圓滿了知一切國土差別入佛種性到於彼岸此大丈夫四威儀中受用家事耳大居士於此力行無倦而妙喜於此亦作普州人又不識還許沙人插手否聞到長沙即杜口毗耶深入不二此亦非分外法如是故願居士如是受用則諸魔外道定來作護法善神也其餘種種差別異旨皆自心現量境界亦非佗物也不識居士以為如何

答張提刑　暘叔

老居士所作所為冥與道合但未能得箇地一下耳

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囫地一下臘月三十
日閻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況一念相應耶妙喜者
漢雖未目擊覩其行事小大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
是道所合處到遮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
想佛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光
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爲時有何
形段所作既辦隨我心意無不周旋無有少剩正當
恁麼時承誰恩力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
自然中的矣衆生顛倒迷己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
無量苦逐日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
已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牀

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待發時已
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等藏自
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剎
那展轉壞躁動如猨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猒足如
風火無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識得破
便喚作無人無我智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當人
半惺半覺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來發未發覺
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不得與之用力爭爭著
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
塵勞中漸漸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
成佛作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

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疲氓於凋瘵之際之處便是當人覆蔭子孫之處到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此等事尚屬外矣況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箇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不肯

佛法中人也

已上清涼之語也　因分可說果分不可說

將此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道現定所作所為不著更易以佗人較之萬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

以一切譬喩説種種事無有譬喩能説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絶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絶矣若得心智路絶説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即此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脱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譬喩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遮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遮無著處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喩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

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却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回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佗力師子游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中隨緣放曠任性逍遙到得遮箇田地方可説無天堂無地獄等事宋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

百非者無作疏中約一異有無四句二句各四謂一非一亦一亦非一非一非非一異非異亦異亦非異非異非非異句供成四四成十六句約三世成四十八又約已起未起各四十八成九十六更加根本四句爲成一百也
四楞塌地塌託合切蹋也韵見楞四方木山曰全身放倒又曰和泥合水

切聖賢如電拂此老若不到遮箇田地如何說得出
來此語錯會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
道一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以
爲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招殃禍者
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著有便著無若不
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間傳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
在非有非無處著到故先聖苦口叮嚀令離四句絕
百非直下一刀兩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聖頂𩕳
四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得此
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我亦隨順與之說有且
不被此實有所礙見說一切諸法實無我亦隨順與

淨明云

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爲我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号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

維摩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

之說無且非世間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
無我亦隨順與之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切
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無且非相
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墮是也士大夫學
道多不肯虛却心聽善知識指示善知識纔開口渠
已在言前一時領會了也及至教渠吐露盡一時錯
會正好在言前領略底又却滯在言語上又有一種
一向作聰明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者
有禪一般我未會在當官處呼幾枚杜撰長老來與
一頓飯喫却了教渠恣意亂說便將心意識記取遮
杜撰說底却去勘人一句來一句去謂之厮禪末後

我多一句你無語時便是我得便宜了也及至撞著箇具眼明漢又却不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肯四楞塌地放下就師家理會依舊要求印可及至師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鉗鎚又却怕懼不敢親近此等名為可憐愍者老居士妙年登高第起家所在之處隨時作利益事文章事業皆過人而未嘗自矜一心一意只要退步著實理會此段大事因縁見其至誠不覺忉怛如許非獨要居士識得遮般病痛亦作勸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粮也

答汪内翰　彦章

承杜門壁觀此息心良藥也若更鑽故紙定引起藏識中無始時來生死根苗作善根難作障道難無疑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思量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釋迦老子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請只把閑思量底心回在無字上試思量看忽然向思量不及處得遮一念破便是了達三世處也了達時安排不得計較不得引證不得何以故了達處不容安排不容計較不容引證縱然引證得計較得安排得與了達底了沒交涉但放教蕩蕩地善惡都莫思量示

莫著意亦莫忘懐著意則流蕩忘懐則昏沈不著意
不忘懐善不是善惡不是惡若如此了達生死魔何
處摸捺一箇汪彦章聲名滿天下平生安排得計較
得到證得底是文章是名譽是官職晩年收因結果
處那箇是實做了無限之乎者也那一句得力名譽
既彰與匿德藏光者相去幾何官職已做到大兩制
與作秀才時相去多少而今已近七十歳儘公伎倆
待要如何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無常殺鬼念
念不停雪峯眞覺云光陰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
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佗非不用
頻頻舉己過還須旋旋除爲報滿城朱紫道閻王不

怕佩金魚古人苦口叮嚀爲甚麼事也間愚庸之人
飢寒所迫日用無佗念只得身上稍煖肚裏不飢便
了只是遮兩事生死魔却不能爲惱以受富貴者較
之輕重大不等受富貴底身上既常煖肚裏又常飽
既不被遮兩事所迫又却多一件不可說底無狀以
故常在生死魔網中無由出離除宿有靈骨方見得
徹識得破先聖云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唯
恐覺遲佛者覺也爲其常覺故謂之大覺亦謂之覺
王然皆從凡夫中做得出來彼既丈夫我寧不尓百
年光景能得幾時念念如救頭然做好事尚恐做不
辦況念念在塵勞中而不覺也可畏可畏近收呂居

仁四月初書報曾叔夏劉彥禮死君仁云交游中時復抽了一兩人直是可畏渠迹來為此事甚切亦以瞥地回頭稍遲爲恨比巳作書答之云只以末後知非底一念爲正不問遲速也知非底一念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破魔網底利器出生死底路頭也願公亦只如此做工夫做得工夫漸熟則日用二六時中便覺省力矣覺得省力時不要放緩只就省力處崖將去崖來崖去和遮省力處亦不知有時不爭多也但只看箇無字莫管得不得至禱至禱

又

伏承杜門息交世事一切闊略唯朝夕以某向所舉話頭提撕甚善甚善既辦此心當以悟爲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亦正提撕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爲居士說破只是箇汪彥章更無兩箇只有一箇汪彥章更那裏得箇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眞箇汪彥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

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遮裏一切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妙喜已是老婆心切須著更下箇注脚人位即是汪彥章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於正提撕話頭時返照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否到遮裏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忽不可忽記得前書中嘗寫去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理會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不識曾如此覷捕否遮箇便是第一省力做工夫處也至禱至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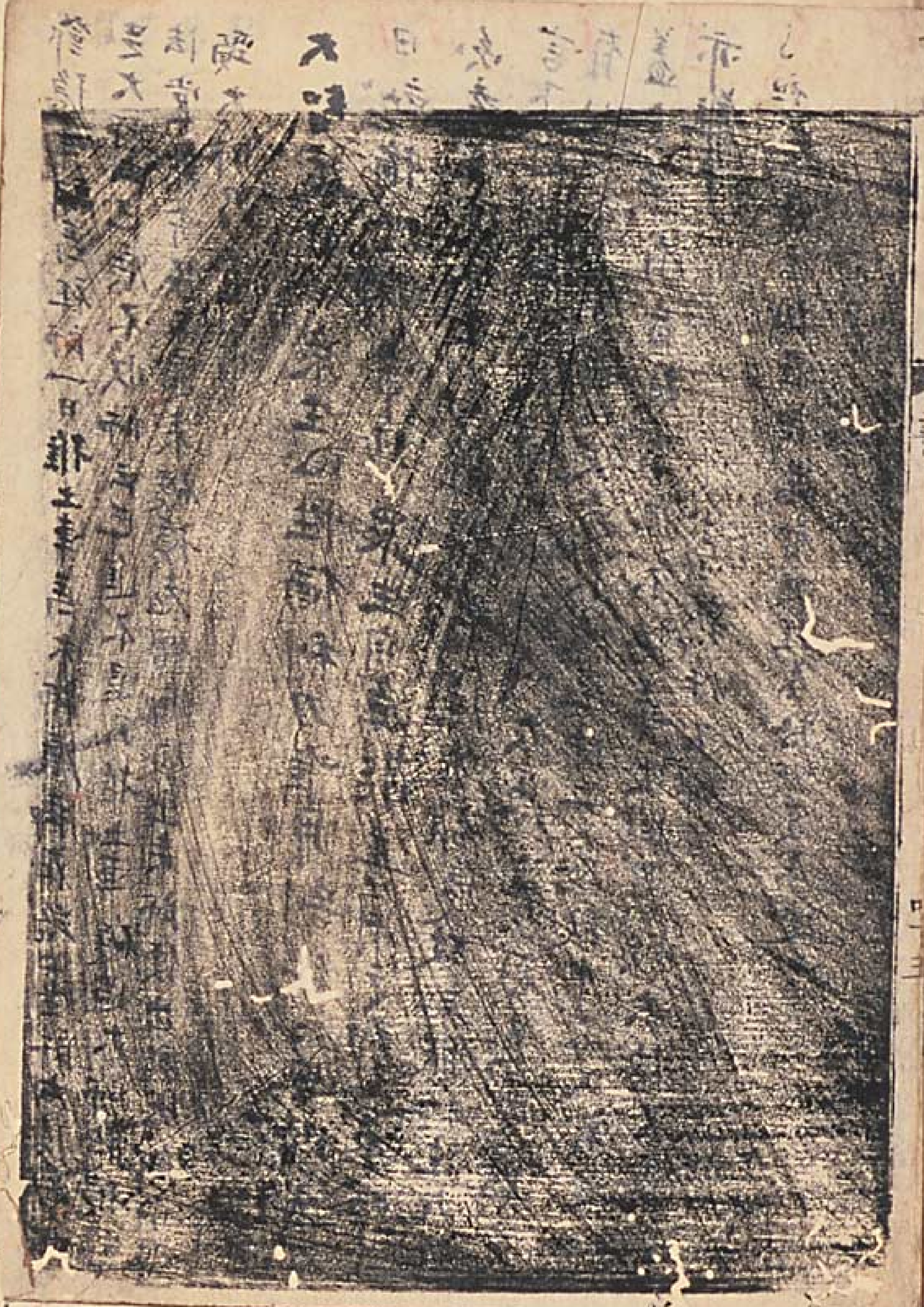
又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恩愛習氣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住坐卧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銷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却從甚麼處得來正煩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

思量之當位無味也故心無所之位也無煩惱於煩惱之上無煩惱也故云

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時自然如冰歸水還我箇本來無煩惱無思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等語恁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佗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定義無智人前莫說

大慧普覺禪師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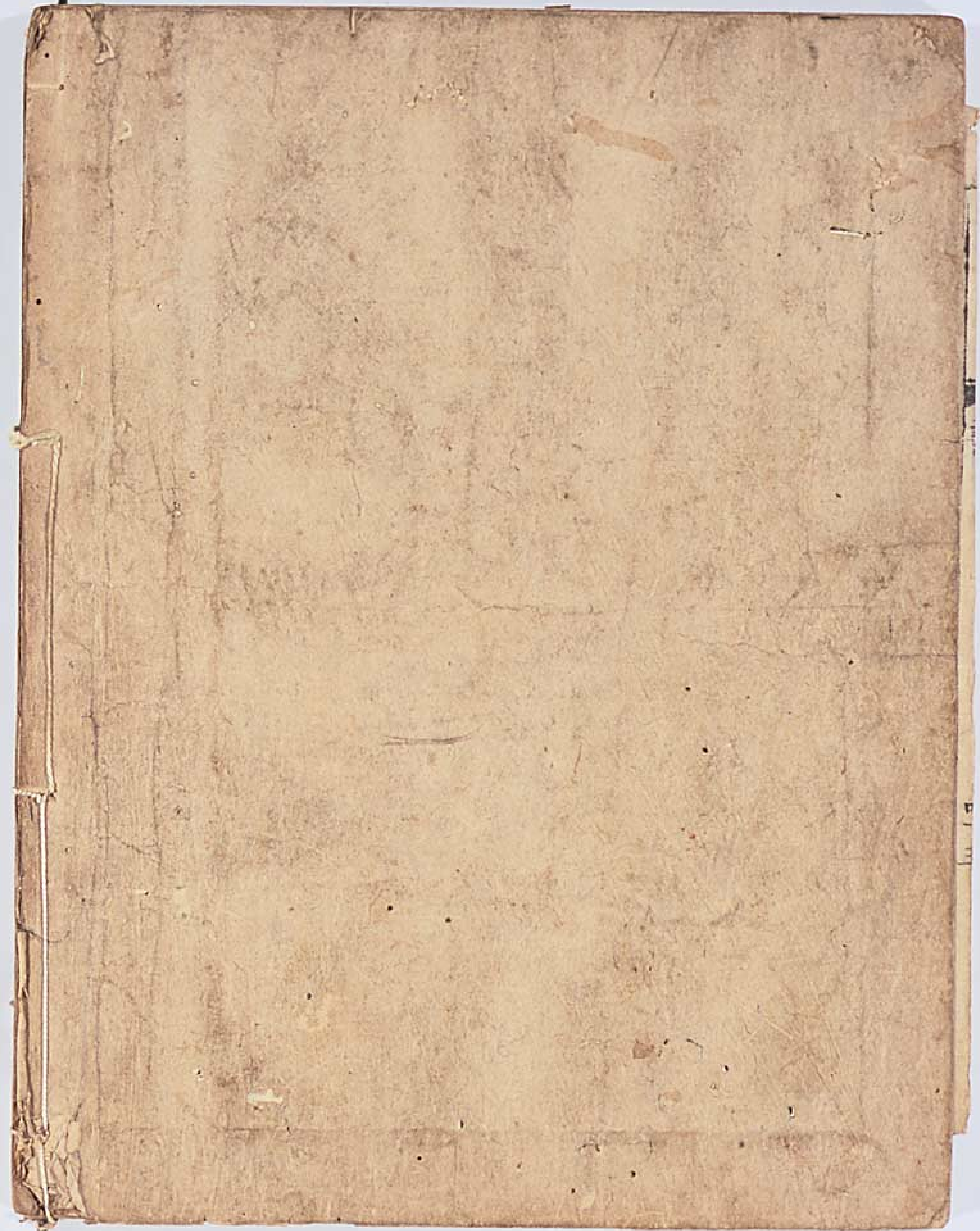
羊祜字叔子續之孫蔡邕之外孫方五歲令乳母於隣家李氏園桑樹下探取金環
李氏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知李氏祜之前身也

東海臨川禪院常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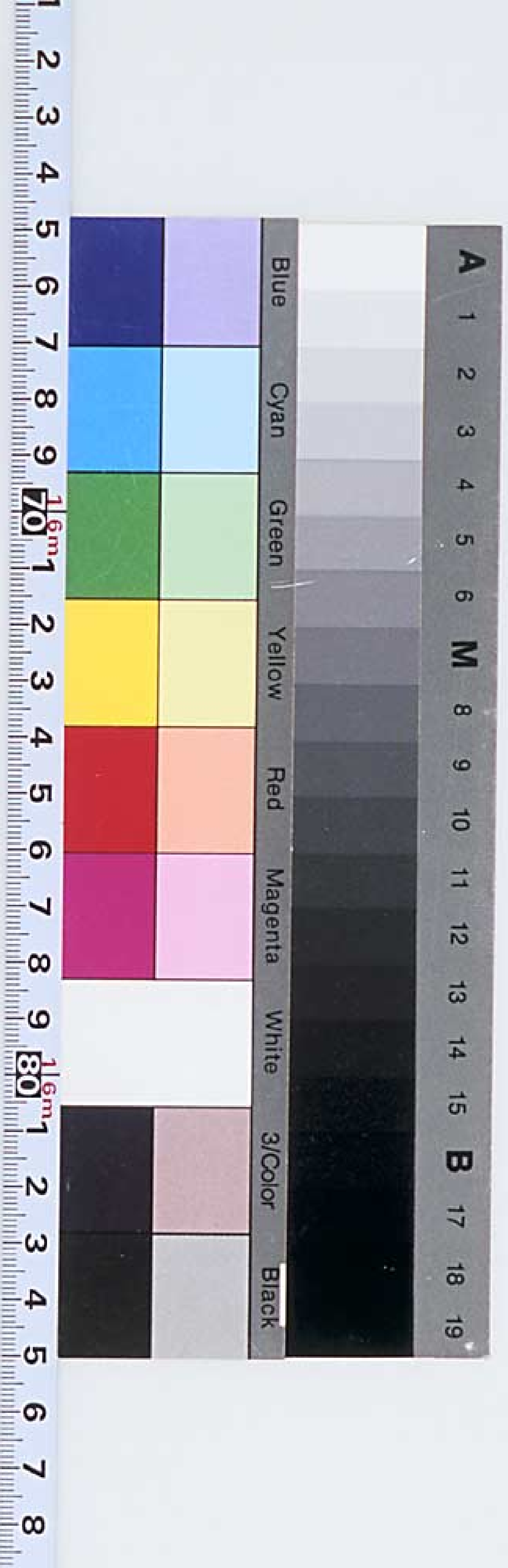
[illegible]川院常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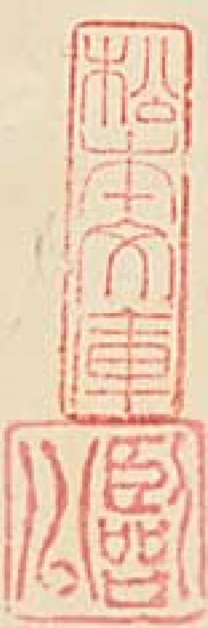
文政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



大恵書　六



大聖國師講書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下

荘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万物皆一也

師五十四

參學　慧然　録

答夏運使

示諭道契則霄壤共處趣異則覿面楚越誠哉是言即此乃不傳之妙左右發意欲作妙喜書未操觚拂紙已兩手分付了也又何待堅忍究竟以俟佗日耶此箇道理唯證者方默默相契難與俗子言延平乃闔櫝徃處左右能自調伏不為逆順關捩子所轉便是大解脫人此人能轉一切關捩子日用活鱍鱍地拘牽惹絆佗不得苟若直下便恁麼承當得然無一毫毛於義作障上德言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

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又嬾融云恰恰用心時恰
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
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非特嬾融如是
妙喜與左右亦在其中其中事難拈出似人前所謂
默默相契是也

答呂舍人　居仁

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
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厮崖若棄了話頭却
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
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第一不得向舉起處
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

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方寸若鬧但
只舉狗子無佛性話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
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不著問人若一向問人
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
無有悟時也

答呂郎中　隆禮

令兄居仁兩得書為此事甚忙然亦當著忙年已六
十從官又做了更待如何若不早著忙臘月三十日
如何打疊得辦聞左右邇來亦忙只遮著忙底便是
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是佛乾屎橛遮箇不忙與
臘月三十日何異措大家一生鑽故紙是事要知博

[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高談闊論孔子又如何孟子又如何莊子又
如何周易又如何古今治亂又如何被這些言語使
得來七顛八倒諸子百家纔聞擧著一字便成卷
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爲恥及乎問著他自家屋裏事
並無一人知者可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空來
世上打一遭脫却這殼漏子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
也不知隨其業力流入諸趣並不知若是別人家裏
事細大無有不知者士大夫讀得書多底無明多讀
得書少底無明少做得官小底人我小做得官大底
人我大自道我聰明靈利及乎臨秋毫利害聰明也
不見靈利也不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不著

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

從上大人丘乙已時便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取得
富貴底又能有幾人肯回頭轉腦向自己脚跟下推
窮我這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即今受富貴底異日却
向什麽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便覺心頭迷悶
正迷悶時亦非他物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
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但擧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
悟也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博量注解縱然注解得
分明說得有下落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破生死交
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生死心絕則佛見法見
亡矣佛見法見尚亡況復更起衆生煩惱見耶但把
這迷悶底心移來乾屎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

問底心思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得不行時莫怕落空忽然向抵住處絕消息不勝快平生得消息了起佛見法見衆生見思量分別作聰明說道理都不相妨日用四威儀中但常放教蕩蕩地靜處鬧處常以乾屎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牛自純熟矣第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屎橛上疑破則恒河沙數疑一時破矣前此亦嘗如此寫與居仁比趙景明來得書書中再來問云不知離此別有下工夫處也無又如舉手動足著衣喫飯當如何體究爲復只看話頭爲復別有體究又平生一大疑事至今未了只如死後斷滅不斷滅如何決定見得

又不要引經論所說不要指古人公案只據目前事截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實處觀渠如此說話返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却無如許多糞壤死也死得瞥脫分明向佗道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話頭上與之厮崖若棄了話頭却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只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寫得如此分曉了又却更來忉忉怛怛地問不知許多聰明向甚處去也不信道平生讀底

善到這裏一[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今不作已更爲佗放
惡氣息若只恁麼付[illegible]却是妙喜被渠鬧了也不
得也此書纔到便送與渠一看居仁自言行年六十
歲此事未了問渠未了底爲復是舉手動足著衣喫
飯底未了若是舉手動足著衣喫飯底又要如何了
佗殊不知只遮欲了知決定見得死後斷滅不斷滅
底便是閻家老子面前喫鐵棒底此疑不破流浪生
死未有了期向渠道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若破
死後斷滅不斷滅之疑當下氷銷瓦解矣更敎直截
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如此見識與外道何異
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要作何用渠旣許多遠地

遮般惡氣息來熏人妙喜不可只恁麼休去亦放
惡氣息却去熏佗則箇渠教不要引經教及古人公
案只據目前直截分明指示斷滅不斷滅實處昔志
道禪師問六祖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近十餘載未
明大意願師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
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
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
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
若法身寂滅[illegible]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

滅之體五蘊之用以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
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
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
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
有（司典居士一狀領過）祖師到遮裏不能臨濟德山用事遂放
些氣息還他云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
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
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
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
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
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

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
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到此請著眼睛）是則寂滅現前
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
亦無不受者（猶較些子）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
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此乃謗佛毀法（居仁亦有一分子）
聽吾偈曰（分蹤不下）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
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
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居仁要見實處但看）
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居仁更要知）以知
五蘊法及以蘊中我（仁在許外亦無門）外現眾色像
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

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
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
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
邪見只是不肯捨汝勿隨言解居仁記取許汝知少分只遮少分
也不消得志道聞偈忽然大悟葛藤不少只遮一絡索便是直
截分明指示居仁底指頭子也居仁見此若道猶是
經論所說尚指古人公案若尚作如此見入地獄如
箭射有此四種云无身无見

答呂舍人　居仁

承日用不輟做工夫工夫熟則撞發關捩子矣所謂
工夫者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乾屎橛上令情識
不行如土木偶人相似覺得昏怛沒巴鼻可把捉時
便是好消息也莫怕落空亦莫思前筭後幾時得悟
若存此心便落邪道佛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
解解著則禍生知得思量分別不能解者是誰只是
箇呂居仁更不得回頭轉腦也前此答隆禮書說盡
禪病矣諸佛諸祖並無一法與人只要當人自信自
肯自見自悟耳若只取他人口頭說底恐誤人此事
決定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離文字相能知離諸相者
亦只是呂居仁疑他也從滅不滅亦只是呂居
仁求直截指示者亦只是呂居仁日用二六時中或
瞋或喜或思量分別或昏沉或掉舉皆只是呂居

仁只遮呂居仁能作種種奇特變化能與諸佛諸祖
同游寂滅大解脫光明海中成就世間出世間事只
是呂居仁不及互者信得及請於此注脚定三
昧忽然從三昧起失却孃生鼻孔便是徹頭也 孃如良切與娘同音

又

令弟子育經由出所賜教讀之喜慰可知無常迅速
百歲光陰如電閃便是收因結果底時節到來也乾
屎橛如何覺得没巴鼻無滋味肚裏悶時便是好底
消息也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颺在無事
甲裏不可舉時便有不舉時便無也但將思量世間
塵勞底心回在乾屎橛上思量教思量不去無處奈何

伎倆忽然盡使自悟也不得將心等悟若將心等悟
永劫不能得悟也前此答隆礼書説盡措大家病痛
矣承只置在座右若依此做工夫雖未悟徹亦能分
別邪正不爲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
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業奪
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耶逐日千萬
不要思量別事但只思量乾屎橛莫問幾時悟至禱
至禱悟時亦無時節亦不驚羣動衆即時怗怗地自
然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得到不疑之地便
是佛地也佛地上本無疑無悟無迷無生無死無有
無無無涅槃無般若無佛無衆生亦無恁麼説者此

語亦不受亦無不受者亦無不受法亦無恁麼說
不受者居仕如是信得及佛亦只如是祖亦只如是
悟亦只如是迷亦只如是疑亦只如是生亦只如是
死亦只如是日用塵勞中亦只如是死後斷滅不斷
滅亦只如是在朝廷作從官亦只如是宮觀在靜處
亦只如是住徑山一千七百衆圍遶亦只如是編管
在衡州亦只如是居仁還信得及麼信得及亦只如
是信不及亦只如是畢竟如何如是如是如是亦只
如是 録曰師入閩築菴長樂洋嶼時從之者纔五十有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三十三輩前此蓋未始有也 師壽七十有五坐夏五十八季

答汪狀元 聖錫

左右妙年自立便在一切人頂顱上不爲富貴所籠
羅并百劫千生願力所持焉能至是又能切切於此
一大事念念不退轉有決定信具決定志此豈淺丈
夫所能老瞿曇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請著意
不可忽世間事只遮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
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遮裏豈容眨眼不可更引
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終是無憑
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不得形容不出却
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似却不見却不悟者老瞿
曇指爲增上慢人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
人亦謂之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
狗子無佛性話這般說話却成妄語[illegible]亦可便

作妄語會

書常置座右付爲期又聞嘗錄呈近世豈

公子似渠者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頃在山頭

公說遮般話見公眼目定動領覽得九分九釐只欠

因地一下你若得因地一下了儒即釋釋即儒僧即

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我即你你即我天即地地

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攪成一味鉼盤釵釧

鎔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遮箇田地由我指揮所

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不是強

爲法如是故也此箇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

得及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覷得

見已能分別是邪是正但未得入手耳得入手時不

分老少不在智愚如將梵位直授凡庸更無階級所

第求嘉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是也但相聽決不[illegible]

誤

又

其萬緣休罷日用只如此無煩彰念左右分上欠少

箇甚麼在世界上可謂千足萬足苟能於此箇門中

翻身一擲何止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而已哉昔

揚文公大年三十歲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自

[illegible]已後在朝廷[illegible]因里始終一節不爲功名所移不

爲富貴所[illegible]

是故也趙州云語

此老此説非是強爲亦法如是故也大學

一也而今學者往往以仁義礼智信爲學以格物忠

恕一以貫之之類爲造次咨如傳説相似又如衆

盲摸象各説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

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弥山臨生死禍福之際都不

得力蓋由此也楊子云學者所以脩性性即道也黄

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峯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

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乱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

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所謂義者是義理之義非仁義

之義而今看來遮老子亦未免析虚空爲兩處仁乃

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礼乃性之礼智乃性之智信乃

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作無義事即背此性

義事即順此性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礼智信

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礼智信

在賢而不在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

雨擇地而下矣旅以云仁義礼智信在性而不在人

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楊子所謂修性性亦

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峯所謂惺悟狂乱是

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

義礼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

矣圭峯法師

爲學爲道一也教不求名不伐功如春
行花木具也性者時節因緣到來各不相知隨其
根性大小方圓長短或青或黃或紅或綠或臭或香
同時發作非春能大能小能方能圓能長能短能青
能黃能紅能綠能臭能香此皆本有之性遇緣而發
耳百丈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又讓師謂馬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
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所以云聖
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只令學者見性成道而已無
垢老子云道在一芥則一芥重道在天下則天下輕
是也左右嘗升無垢之堂而未入其室見其表而未

見其裏百歲光陰只在一剎那間剎那間悟去如上
所說者皆非實義然既悟了以爲實亦在我以爲非
實亦在我如水上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觸著便
動捺著便轉轆轆地非是強爲亦法如是故也趙州
狗子無佛性話左右如人捕賊已知窩盤處但未捉
著耳請快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向行住坐臥
處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尊長處提誨
學者處喫粥喫飯處與之廝崖忽然打失布袋夫復
何言

答宗直閣

示諭應緣日[illegible]
嘗不在佛法中又於日

拈一放一言差別境与佛法中有取捨

用動容之間以狗子話破除情塵若作如是
工夫恐卒未得悟入請於脚跟下照顧差別境界從
甚麼處起動容周旋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性話破
除情塵能知破除情塵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衆生
顚倒迷己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己者自逐之耳境界
本無差別迷己者自差別耳既日涉差別境界又在
佛法中既在佛法中則非差別境界既在差別境界
中則非佛法矣拈一放一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
槃會上放下屠刀立地便成佛豈有許多忉怛
來日用應緣處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
擧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不

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子無佛性話
但只擧箇無字亦不用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境
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
也差別間斷處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惑
亂身心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
若要除此病但只看箇無字但只看廣額屠兒放下
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作虛實商量又
打入差別境界上去也不如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
前念後思前則又差別矣玄沙云此事限約不得心
思路絶不因莊嚴本來眞靜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
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

遏止也 捺乃葛切 搦也 按也

染著頭頭皆絆縱悟只麼境紛紛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溟溟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左右來書云云盡是涉所詞底病默照邪師埋人底坑子不可不知也舉話時都不用作許多伎倆但行住坐臥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莫令分別舉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而今默照邪師輩只以無言無說爲極則喚作威音那畔事亦

喚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爲誑以悟爲第二頭以悟爲方便語以悟爲接引之詞如此之徒謾人自謾誤人自誤亦不可不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別境界覺得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力若用一毫毛氣力支撑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辦取長遠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廝崖崖來崖去心無所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花開如披雲見日到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顚八倒處只看箇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只是箇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箇無事人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古德云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

除境然一切處無心則種種差別境界自無矣而今
士大夫多是念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及祖師言句
中傳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分曉處却是不分曉底
事若透得箇無字分曉不分曉不著問人矣老漢教
士大夫放教鈍便是這箇道理也作鈍牓狀元亦不
惡只怕拕白耳一笑（唐苗晉卿知選以張奭爲第一玄宗覆試奭持紙終日不成一字人謂之曳白晉卿坐貶 拕音他曳也）

答李參政　泰發（山谷詩人生不如意十事常八九）

示諭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既非虛語必有分付
處必有自肯處讀至此嗟歎久之士大夫平昔所學
臨死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
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富貴貧賤不能汨其心以是
較之智不如愚貴不如賤者多矣何以故生死禍福
現前那時不容偽故也大參相公平昔所學見於
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決定知
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餘
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他物願公常作
此觀妙喜亦在其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
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豈小補哉
更須下箇注腳即今遮一絡索切忌作寓言指物會
一笑

答曾宗丞　天隱

左右天資近道身心清淨無他緣作障只遮一段誰

人能及又能行住坐卧以老僧所示要處時時提撕休說一念相應千了百當便是此生打未徹只恁麼崖到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也須倒退三千里始得何以故為念念在般若中無異念無間斷故只如道家流以妄心存想日久月深尚能成功不為地水火風所使況全念住在般若中臘月三十日豈不能轉業耶而今人多是將有所得心學道此是無妄想中真妄想也但放教自在不得太緊不得太緩只恁麼做工夫省無限心力左右生處已熟熟處已生十二時中自然不著枯心忘懷將心管帶矣雖未透脫諸魔外道已不能伺其便亦自能與諸魔外道共一手同一眼成就彼事而不墮其數矣除公一人可以語此餘人非但不能如公行履亦未必信得及也但於話頭上看看來看去覺得沒巴鼻沒滋味心頭悶時正好著力切忌隨他去只這悶處便是成佛作祖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也不可忽不可忽

答王教授　大授

不識左右別後日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中得滋味祖師言句上得滋味眼見耳聞處得滋味舉足動步處得滋味心思意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直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他却去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

不得撈摸不得轉覺得沒欛柄可把捉理路義路心
意識都不行如土木瓦石相似時莫怕落空此是當
人放身命處不可忽不可忽聰明靈利人多被聰明
所障以故道眼不開觸途成滯衆生無始時來爲心
意識所使流浪生死不得自在果欲出生死作快活
漢須是一刀兩段絶却心意識路頭方有少分相應
故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豈欺人
哉頃蒙惠教其中種種趣向皆某平昔所訶底病知
是般事颺在腦後且向沒巴鼻處沒撈摸處沒滋味
處試做工夫看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
云無尋常聰明人纔聞舉起便以心意識領會傳量

引證要說得有分付處殊不知不容引證不容傳量
不容以心意識領會縱引證得傳量得領會得盡是
髑髏前情識邊事生死岸頭定不得力而今普天之
下喚作禪師長老者會得分曉底不出左右書中寫
來底消息耳其餘種種邪解不在言也密首座某與
渠同在平普融會中相聚盡得普融要領渠自以爲
安樂然所造者亦不出左右書中消息今始知非別
得箇安樂處方知某無秋毫相欺今特令去相見無
事時試令渠吐露看還契得左右意否八十翁翁入
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若生死到來不得力縱說得
分曉和會得有下落引證得無差別盡是鬼家活計

都不干我一星事。禪門種種差別異解，唯識法者懼。大法不明者，往往多以病爲藥，不可不知。

答劉侍郎 季高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銷殞矣。塵勞之心既銷殞，則來日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箇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輪，度衆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這裏只如是觀，以此觀者，名爲正觀；異此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未免隨他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一時放下著。放到

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

又

吾佛大聖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況博地凡夫耶？居士既是箇中人，想亦常入是三昧。昔有僧問一老宿：世界恁麼熱，未審向甚麼處回避？老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曰：只如鑊湯鑪炭裏，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此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效底藥方，非與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授。只用一念相應草湯，更不用別湯。若用別湯

使令人發狂不可不知也一念相應草木用花求亦
只在居士四威儀中明處明如日黒處黒如漆若信
手拈來以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
活人故佛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衆生
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不識居士還信得及否若言我
自有父子不傳之秘方不用向鑊湯鑪炭裏回避底
妙術卻望居士布施也

答李郎中 師六十一歲 似表

士大夫學此道不患不聰明患太聰明耳不患無知
見患知見太多耳故常行識前一步昧卻脚跟下快
活自在底消息邪見之上者和會見聞覺知爲自己
以現量境界爲心地法門下者弄業識認門頭戶口
簸兩片皮談玄說妙甚者至於發狂不勒字數胡言
漢語指東畫西下下者以默照無言空空寂寂在鬼
窟裏著到求究竟安樂其餘種種邪解不在言而可
知也沖密等歸領所賜教讀之喜慰不可言更不復
叙世諦相酬酢只以左右向道勇猛之志便入葛藤
禪無德山臨濟之殊法眼曹洞之異但學者無廣大
決定志而師家亦無廣大融通法門故所入差別究
竟歸宿處並無如許差別也示諭欲妙喜因書指示
徑要處只遮求指示徑要底一念早是刺頭入膠盆
了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有問不可無答請左

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卻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看來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不寧怗時不得放緩遮裏是坐斷千聖頂𩕳處往往學道人多向遮裏打退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念前看看來看去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此是妙喜平昔做底得力工夫知公有決定志故拕泥帶水納遮一場敗闕此外別無可指示若有可指示則不徑要矣

答李寶文 茂嘉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黽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某頃在傳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卻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為昏鈍魔所攝矣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事只是箇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和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諾惺惺著又自應云諾佗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云諾諾古來亦有恁麼牓樣謾向遮裏提撕看是箇甚麼只遮提撕底亦不是別人只是遮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

不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喜應病與藥不得已略爲居士指箇歸家穩坐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眞箇喚作本命元辰則是認識神爲自己轉没交涉矣故長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所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鈍底畢竟是箇甚麼只向遮裏看不用求超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無可言者

答向侍郎 伯恭

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段因縁黄面老子云汝以縁心聽法此法亦縁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教中自有明文唯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顛倒以日用目前境界爲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虚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爲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爲安立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捨至人無夢

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某三十六歲時所疑讀之不覺抓著癢處亦嘗以此問圜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某復曰如某未睡著時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依師及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受用及乎上牀半惺半覺時已作主宰不得夢見得金寶則夢中歡喜無限夢見被人以刀杖相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怖惶恐自念此身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水火風分散衆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遮裏方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信每日我自顧寤

與寐分明作兩段如何敢開大口說禪除非佛說寤寐恒一是妄語則我此病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是我自未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忽然去却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真大慈悲粉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佛言寤寐恒一方始自知遮般道理拈出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承問妙喜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不覺依實供通子細讀來教字字至誠不是問禪亦非見詰故不免以昔時所疑處吐露願居士試將老

麁語謾提撕，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先以目前日用境界作夢會了，然後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得說、孔子奠兩楹，決不是夢矣。

答陳教授 阜卿

此道寂寥無出今日，邪師說法如惡叉聚，各各自謂得無上道，咸唱邪說，幻惑凡愚。故某每每切齒於此，不惜身命欲扶持之，使光明種子知有吾家本分事，不墮邪見網中。萬一得衆生界中佛種不斷，亦不虛受黃面老子覆蔭。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然亦是不知時，不量力之一事也。左右既是箇中人，不得不說箇中事。因筆不覺及此耳。

答林判院 少瞻

承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既看圓覺經，經中豈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隨自所疑處發問，世尊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分曉。前所給話頭，亦在其中矣。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此語最親切）於無了知不辨真實。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嘗頌之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却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熱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絃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

成矣歸去但與冲輩相親近相琢磨道業無有不辦者祝祝

答黃知縣　子餘

收書知爲此一大事因縁甚力大丈夫漢所作所爲當如是耳無常迅速生死事大過了一日則銷了一日好事可畏可畏左右春秋鼎盛正是作業不識好惡時能回此心學無上菩提此是世界上第一等難容靈利漢五濁界中有甚麼奇特事過如此段因縁趂色力強徤早回頭以臨老回頭其力量勝百千萬億倍老漢私爲左右喜前此寫去法語曾時時覷看否第一記取不得起心動念肚裏熱忙急要悟纔作此念則被此念塞斷路頭永不能得悟矣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乃祖師吐心吐膽爲人處也但日用費力處莫要做此箇門中不容費力老漢常爲人說此話得力處乃是省力處省力處乃是得力處若起一念希望心求悟入處大似人在自家堂屋裏坐却問佗人覓住處無異但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不要忘了時時提撕話頭提來提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此語已寫在空相道人書中請同此書互換一看便了得也

答嚴教授　子卿

眞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直饒千

聖出頭來現無量殊勝境界見之亦如不見況於此
作奇特殊勝道理耶昔藥山坐禪次石頭問子在遮
裏作甚麼藥山云一物不爲石頭云恁麼則閑坐也
藥山云閑坐則爲也石頭然之看佗古人一箇閑坐
也奈何佗不得今時學道之士多在閑坐處打住近
日叢林無鼻孔輩謂之默照者是也又有一種脚跟
元不曾點地認得箇門頭户口光影一向狂發與説
平常話不得盡作禪會了似遮般底喚業識作本命
元辰更是不可與語本分事也不見雲門大師有言
光不透脱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
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

脱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己見
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
可子細檢點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而今學實法者
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返以爲病不知透過法
身了合作麼生到遮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
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所以云真實到不疑之地者
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是也如人喫飯飽時不可更
問人我飽未飽昔黄檗問百丈從上古人以何法示
人百丈只據坐黄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拂
衣便起云我將謂汝是箇人遮箇便是爲人底樣子
也但向自信處看還得自信底消息絶也未若自信

底汨息絶則自然不取化人只顧辦矣臨濟云汝若欲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別不是欺人第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滿足故謂之煩惱直是無你安排處著一星兒外料不得數年前有箇許居士認得箇門頭戶口將書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物作對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直是安樂快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淨潔處淨處使人困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任器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爲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豁開千聖眼不須頻禱禳偶晨起稍涼驀然記得這

鄉道友初得箇入頭時尚疑恐是光影遂將從來所疑公案把照方見趙州老漢敗闕處不覺信筆葛藤如許

答張侍郎 子韶

左右以自所得瞥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爲人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其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道理眞可惜耳故其盡呈子張若法性不寬波瀾不闊

佛法知見立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
地入泥入水爲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
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
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倩人看
院始得既落在遮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衆生
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遮般根器方承
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揠苗矣某豈不曉瞥脱一
椎便七穿八穴是性燥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
不問雲門臨濟曹洞潙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
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
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書來云決定可

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
見解者方是若介則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者有何
不可不必須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拕
泥帶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烏臼汾陽無
業鎮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法昌遇諸大老合兒孫
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是拕泥帶水說老
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無坫破除初不相妨也

答徐顯謨　稚山

左右類寄聲劄妙喜想只是要調伏水牯牛捏殺遮獦
獠子耳此事不在久歷叢林飽參知識只貴於一言
一句下直截承當不打之遶介擬實而論間不容髮

不得已說箇直截已是紆曲了也說箇承當已是蹉
過了也況復牽枝引蔓舉經舉教說理說事欲究竟
耶古德云但有纖毫即是塵水牯牛未調伏猢猻子
未死縱說得恒沙道理並不干我一星兒事然說得
說不得亦非外邊事不見江西老宿有言說得亦是
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決欲直截擔荷見佛見祖如
生冤家方有少分相應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不著
起心求悟水牯牛自調伏猢猻子自死矣記取記取
但向平昔心意識湊泊不得處取不得處捨不得處
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看時不
用將平昔聰明靈利思量卜度擬心思量十萬八千

未是遠莫是不思量不計較不擬心便是麼咄更是
箇甚麼且置是事

答揚教授　彥侯

左右強項中却有不可思議底柔和致一言之下千
了百當此事殊勝若不間於強項中打發得幾个佛
法豈到今日邪有般若根性則不能如是盛事盛事
示諭欲來年春夏間棹無底船吹無孔笛施無盡供
說無生話要了無窮無始不有不無巴鼻但請來與
遮無面目漢商量是不錯了遮話又承需道號政欲
相塗糊可稱快然居士故真淨老人云快然大道只
在目前縱橫十字擬而留連便是此義也其名在長

廬山遠法師与大尹從友善一日謂曰逆境易打順境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不片時便過矣

汝作久住計左右他日果從此來則林下不寂寞矣

答樓樞密　准案文選嵇康書曰人間多事堆案盈机

不識到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視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箇事無雜念否故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乱矣現在事到面前或逆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遮箇道理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定省少時便過

逆順境則誌事順適我意如磁石見鉄不覺不知合爲一必无情之物尚尓況全身在塵勞境中耶

磁石淡發文志作慈本草山之陽産鉄者其陰必有石是二物同氣也

得入世間有一世間之外無出世只是了當人之三昧之二被引世間羅網全身不出世也

了順境界直是無你回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作一處無情之物尚尓況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佗引入羅網卻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遮箇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爲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強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即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佗牽引故淨名有言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得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恁麼方可作

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已上所說都是妙喜平昔經歷過底。即今日用亦只如此修行。頗公趙色力強健亦入是三昧。此外時時以趙州無字提撕。久久純熟。驀然無心撞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

又

源流者照其中心也源流本末也始作也　古德至源流清涼國師心要

語錄至不了清涼心要

日用工夫前書已葛藤不少。但只依舊不變不動物來則與之酬酢。自然物我一如矣。古德云。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處。拈出呈似人不得。唯親證親得者略露目前些子。彼此便默默相契矣。示諭自此不被人謾。不錯用工夫矣。大槩已正。欛柄已得。如善牧牛

尊者嚴陽二虎一蛇馴繞左右　淹浸次第也又也近小也比水未至而濕氣先至也

譬如至不及盤山寶積　又有至大悟雲蓋志元五灯會元石霜諸嗣

者索頭常在手中。爭得犯人苗稼。驀地放却索頭。鼻孔無撈摸處。平田淺草一任縱橫。慈明老人所謂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未能如是。當緊把索頭。且與順摩捋。淹浸工夫既熟自然不著用意隄防矣。工夫不可急。急則躁動。又不可緩。緩則昏怛矣。忘懷著意俱蹉過。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昔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箇甚麽。州云。放不下擔取去。嚴陽於言下大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奈何不得時如何。古德云。老僧亦奈何不得。僧云。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

識為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則便拈
却你遮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二僧悟處即是樓樞
密迷處樓樞密疑處即是二僧問處法從分別生還
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無生滅細觀來書病已
去盡別證候亦不生矣大段相近亦漸省力矣請只
就省力處放教蕩蕩地忽然啐地破㘞地斷便了千
萬勉之

答曹太尉 功顯

某雖年運而往矣不敢不勉強力以此事與衲子輩
激揚一日粥後擊牌子輪一百人入室間有負命者
上鉤來亦有咬人師子以此法喜禪悅為樂殊不覺

倦亦造物見憐耳左右福慧兩全日在 至尊之側
而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真不可思議事釋迦老子曰
有勢不臨難豪貴學道難非百劫千生曾承事善知
識種得般若種子深焉能如是信得及只遮信得及
處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願公只向信得及處覷
捕久久自透脫矣然第一不得著意安排覓透脫處
若著意則蹉過也釋迦老子又曰佛道不思議誰能
思議佛又佛問文殊師利曰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
殊曰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
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如今思
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

心以久習故前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常與定俱佛與祖師所受用處無二無別近年叢林有一種邪禪以閉目藏睛背盧都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謂之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纔開口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根本上事亦謂之淨極光通達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悟為枝葉邊事蓋渠初發步時便錯了亦不知是錯以悟為建立既自無悟門亦不信有悟者遮般底謂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左右具驗人眼久矣似此等輩披却師子皮作野干鳴不可不知其與左右雖未承顔接論此心已默默相契

調琴 四十二章經曰有沙門夜誦迦葉佛遺教經其声悲緊欲悔思反佛勅問之汝処于家昔為何業對曰愛弾琴 佛言絃緩如何 對曰不鳴 絃急如何 對曰声絶矣 急緩得中如何 對曰諸音普美 佛言沙門学道亦然 心頭調適道可得矣

多年矣前此答字極不如礼今專遣法空禪人代往致敬故不暇入善思惟三昧只恁麼信手信意不覺葛藤如許聊謝不敏而已

答榮侍郎 茂實

承留心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縁既辦此心第一不要急急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惰矣如調琴之法緊緩要得中方成曲調但向日用應縁處時時覷捕我遮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麼處流出覷捕來覷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箇是熟處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

熠羊入切 笑 宗論云從動紋起即是云明道動商起即是業識

熠熠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遮一絡索使得人流浪
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遮一絡索既生則菩提涅槃
眞如佛性便現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
德契證得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
質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不假
佗求不借佗力自然向應緣處活鱍鱍地未得如此
且將遮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
量看那箇是思量不及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州云無只遮一字儘你有甚麼伎倆請安排看
請計較看思量計較安排無處可以頻放只覺得肚
裏悶心頭煩惱時正是好底時節第八識相次不行

第二頭方便之語曾看語之処即是第二頭也曹閤使並必有曹大尉山云大尉閤使通称宮人為大尉閤宦官

矣覺得如此時莫要放却只就遮無字上提撕提撕
來提撕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近年以來叢林中
有一種唱邪說爲宗師者謂學者曰但只管守靜不
知守者是何物靜者是何人却言靜底是基本却不
信有悟底謂悟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人
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癡
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謂悟是落第二頭殊
不知潙山自有警覺學者之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
理以悟爲則此語又向甚處著不可潙山疑誤後人
要敎落在第二頭也曹閤使亦留心此事恐其被邪
師輩所誤此亦如此書切切怛怛寫與此公聰明識

不是假下淺淺之交 揚子注班固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著甚一說話之端緒所起也

見皆有大過人處決不錯認方便語作實法會他
某未得與之臥歎息私憂過計耳聞老居士亦與之遊
道友因筆不覺葛藤無事相見時試問渠取書一看
方知妙喜相期不在眼底彼此氣義相投又非勢利
之交寫了一紙紙盡又添一紙不暇更事形迹此書
亦如是前書託箇中人故曰切不可道老老大大
著甚來由若如此則好事在面前定放過矣寫時雖
似率易然亦機感相投亦不覺書在紙上荷公信得
妙喜及便把做事日用應緣處便恢張此箇法門以
報 聖主求賢安天下之意眞不負其所知也願種
種堪忍始終只如今日做將去佛法世法打作一片

昔有四人各言所願一人曰欲得十万貫錢一人曰欲騎仙鶴翔遊一人曰欲作揚州大守一人曰欲腰纏十万貫騎鶴而下揚州

且耕且戰久久純熟一舉而兩得之豈非腰纏十萬
貫騎鶴上揚州乎 且耕ー蜀志曰諸葛亮與□戰勸軍士且耕且戰而遂得勝之

又 魏志曰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諭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疾篤拜大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

示諭鐘鳴漏盡之譏爲 君上盡誠而下安百姓自
有聞絃賞音者願公凡事堅力當逆順境政好著力
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國恩平昔學
道只要於逆順界中受用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
平昔不曾向箇中用心祖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
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
徧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苦惱
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法善神矣前此老

祖師曰 四祖答牛頭融語

老大著甚來由之説若沸耳豈忘之耶欲識佛
性義當觀時節因縁以居士前十餘載閑自有閑時
時節今日忙權在手便有忙底時節當念閑時是誰
閑忙時是誰忙須信忙時却有閑時道理閑時却有
忙時道理政在忙中當體　主上起公之意頃刻不
可暫忘自警自察何以報之若常作是念則鑊湯鑪
炭刀山劍樹上亦須著向前況目前些小逆順境界
耶與公以此道相契故不留情淨盡吐露

答黄門司　節夫

收書并許多葛藤不意便解如此拈弄直是弄得來
活鱍鱍地真是自謾自得者可喜可喜但只如此從

教人道無官人不依本分乱説乱道佗家自有通人
愛除是曾證曾悟者方知若是聽響之流一任佗鑽
龜打瓦更此判得如來禪祖師禪好儘喫得妙喜拄
杖也且道是賞伊罰伊一任諸方更疑三十年

答孫知縣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士大夫
肯如左右留心内典者實爲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
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
義真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詆諸聖
師翻譯失真而汩乱本真文句增減違背佛意文從
自始持誦即悟其非發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為

又雷同一律豈得流通藏本如有據依後來繹還
無著論頌宜義脗合遂泮然無疑又以長水疏亦
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右敢如是批判則定當
六朝所譯梵本盡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
既無梵本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
毀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檢點
諸師之過還著於本人矣古人有言文淺而言深者
招尤之道也某與左右素昧平生左右以此經求印
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界中種佛種子此是第一等
好事而又以某爲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
之外故不敢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

師訛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不思
議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相清淨普入
諸趣而無染著清涼但云佛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
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脫諸字其餘經本脫落皆注
之于經尾清涼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
書之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瑠璃寶清
涼曰恐是吠瑠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亦只如此注
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非皆淺識之士翻譯場有
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
有磨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爲錯譯聖意左右既不
得梵本便妄加刊削故要後世人諦信不亦難矣

勅諡光廣照禪師琅耶覺者滁陽昭之子也法嗣惟有衣小

論長水依句而違義竝死於語如何便決定以無上
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他講人不同嘗參琅琊廣照禪
師因請益琅琊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
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琅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
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
座主蓋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
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
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
右求奇太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己耳左右引無著論
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尒如來雖不
應以相具足見應以相具足為因得阿耨菩提為離此

菩故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
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
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為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論
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尒色是相緣起相是
法界緣起梁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
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為無斷無滅
分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提初
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施菩薩
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時即名為斷若
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
是無生性以遠[illegible]斷常二[illegible]離二邊是法

不說性而言相謂[illegible]是[illegible]之緣起故也相是[illegible]
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
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強生節目尓若金
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藏教凡有私者各隨臆斷諸
可刊削也如韓退之指論語中晝字爲畫字謂舊本
差錯以退之之見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
何也亦是識法者懼尓圭峯密禪師造圓覺疏鈔
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衆生
皆證圓覺圭峯改證爲具謂譯者之訛而不見梵本
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正經也後來泐潭真
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内痛罵圭峯謂之破凡夫臊臭

漢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
餓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鎚更
無一人發眞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何以故一切
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故左右以京師藏經
本爲是遂以京本爲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州府納入
如徑山兩藏經皆是　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
府經生所寫萬一有錯又卻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
我定以妙喜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錯上
若執已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任刊版
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歎而已公既得得遣人以
經來求印[illegible]雖不[illegible]以公爲[illegible]故不覺忉忉[illegible]

翻譯者謂翻梵天之語轉成漢地之言音雖似別義則大同宋高僧傳云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華但左右不同耳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其所無故以此方之經而顯彼土之説周禮掌四方之語各有官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通西言而云譯者蓋從世多事北方而譯官兼善西語故摩騰始至譯四十二章因稱譯也

相觸忤見諭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究教網
造奧義當尋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詳徹
頭徹尾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
大己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本分作家能破人生
死窟者與伊著死工夫廝崖忽然打破漆桶便是
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羣書無不通
達禪我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
師不到處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
必更求人印可然後始行也如何如何

答張舍人狀元 安國

左右決欲究竟此事但常令方寸虚豁豁地物來即
應如人學射久久中的矣不見達磨謂二祖曰汝但
外息諸緣内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如今人纔
聞此説便差排向頑然無知處硬自遏捺要得心如
牆壁去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者也巖頭云纔
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遮箇便是外息
諸緣内心無喘底樣子也縱未得啐地折嚗地破亦
不被語言所轉矣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情識未
破則心火熠熠地正當恁麼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
提撕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
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
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又不

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眞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
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
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卻是好處驀然
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
種得般若種智之深曾於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眞善
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於現行
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家父母相似當
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底心不馳散矣雲門云
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
商量時便無也又自提起云且道不商量時是箇甚
麼又怕人不會又自云更是甚麼近年以來禪有多

搉 固也 商搉 猶商量
謼 近却 又戲調

途或以一問一答末後多一句為禪者或以古人入
道因緣聚頭商搉云這裏是虛那裏是實這語玄那
語妙或代或別為禪者或以眼見耳聞和會在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上為禪者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
下鬼窟裏閉眉合眼謂之威音王那畔父母未生時
消息亦謂之默而常照為禪者如此等輩不求妙悟
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悟為誑謼人以悟為建立自
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常謂衲子輩說世間
工巧技藝若無悟處尚不得其妙況欲脫生死而只
以口頭說靜便要收殺大似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
物轉求轉遠轉急轉遲此輩名為可憐愍者教中謂之

之説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
善因返招惡果寧以此身碎如微塵終不以佛法當
人情決要敵生死須是打破這漆桶始得切忌被邪
師順摩捋將冬瓜印子印定便謂我千了百當如此
之輩如稻麻竹葦左右聰明有識見必不受遮般惡
毒然亦恐用心之切要求速效不覺不知遭他染汙
故信筆葛藤如許被明眼人覷見一場敗闕千萬相
聽只以趙州一箇無字日用應緣處提撕不要間斷
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為則若説得天花乱墜不
悟總是癡狂外邊走耳勉之不可忽

答湯丞相 進之

丞相既存心此段大事因緣鈌減界中虛妄不實或
逆或順一一皆是發機時節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
日用合做底事隨分撥遣觸境逢緣時時以話頭提
撕莫求速效研窮至理以悟為則然第一不得存心
等悟若存心等悟則被所等之心障却道眼轉急轉
遲矣但只提撕話頭驀然向提撕處生死心絕則是
歸家穩坐之處得到恁麼處了自然透得古人種種
方便種種異解自不生矣教中所謂絕心生死伐心
稠林浣心垢濁解心執著於執著處使心動轉當動
轉時亦無動轉底道理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日
用應緣[illegible]或喜或怒或順或逆如珠

不擬而……臣時節枯出呈似……
人飲水冷煖自知南陽忠國師有言於法有所得者
爲野干鳴此事如青天白日一見便見直無甚見得
底邪師定作不得前日亦嘗面與言此事無傳授纔沁
有奇特玄妙六年不同謀之說即是相欺便好拋在
一邊面便唯一蒼生做到宰相是世間法中最尊最貴者
若不向此事上了却即是虛來南閻浮提打一遭收
因結果時帶得一身惡業去教中說作癡福是第三
生冤何謂第三生冤第一生作癡福不見性第二生
受癡福無慚愧不做好事一向作業第三生受癡福
盡不做好事脫却殼漏子時入地獄如箭射人身難

得佛法難逢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學
此道須有決定志若無決定志則如聽聲卜者見人
說東便隨人向東走說西便隨人向西走若有決定
志則把得住作得主宰懶融所謂設有一法過於涅
槃吾說亦如夢幻況世間虛幻不實之法更有甚麼
心情與之打交涉也願公堅此志以得入手爲決定
義則縱使大地有情盡作魔王欲來惱亂無有得其
便處般若上無虛棄底工夫若存心在上而縱今生
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業識所牽墮
諸惡趣與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不……得察之

示諭能禪語能與不解
知能行即是禪語今禪語不能佛事人在
水底空喝[illegible]衣坐叫說何異知禪語即佛
佛事即禪語能行能解在人不在法若向
同真別則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
去行而求前轉急轉遲轉疎轉遠矣更得徑截心
但將能與不能解與不解同與不同別與不別
能如是思量如是卜度者掃向他方世界却向
掃處看是有是無是同是別驀然心思意想絕當
麼時自不著問人矣

答聖泉珪和尚

既得外護者有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頻與衲子輩
作佛事久久自殊勝更望空中與之子細不得容人
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　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
得方是尊宿為人體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
之下注脚非但瞎却他眼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
不得又且是吾輩緣法只如此若得一箇半箇本
底亦不負平昔志願也

答鼓山逮長老

專使來收書并信香等知開法出世唱道於石門
忘所從為岳長老之嗣續妙喜宗派[illegible]也承當箇
事須[illegible]以平常實[illegible]

一著子說……十……擔……從……
脚蹉跎則和自家性命不保況與人拔釘抽
楔救濟作……古德云此事如八翁翁入場屋
是見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
一丈深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云向未屙已前
從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
你二十棒汾陽無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
面壁而坐為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
宗旨耳昔潙山請仰山曰法幢立宗旨於一方
種[illegible]備始得成就[illegible]種緣謂外護緣檀越緣衲子緣
地緣道緣聞[illegible]霜[illegible]是汝請[illegible]致政司業[illegible]公

建汝入門[illegible]三公天下以此觀之汝於五種緣稍備
班宏仰[illegible]自閩中[illegible]若無[illegible]不[illegible]歎法席之盛趣歸
向上大夫外護住持無魔衲子雲集可以[illegible]色
七表時頻與衲子激揚箇事垂手之際須著精采
得恭因蓋近年以來有一種稗販之輩到處[illegible]得一
堆一擔相似禪往往宗師造次放過[illegible]家至承虛接
遞相印授誤賺後人致使正宗淡薄單傳直[illegible]
幾掃地矣不可不[illegible]公子細五祖師翁住白雲時答
源和尚書曰今[illegible]莊顆粒不收[illegible]為首[illegible]其可
者一[illegible]曰衲子一百人無一[illegible]何子無佛性
話恐[illegible]法[illegible]宗[illegible]

塗錢……大……輕……

既出頭……箇善知識名字……分事接待

方來所有常住財穀分付知事因識其知事分司列

令掌之時時提舉大綱安僧不必多日用齋粥常

後有餘自然不費力衲子至室中不可要緊……

拕泥帶水如雪峯空禪師頃在雲居雲門相聚……

知渠不自欺是箇佛法中人又一味以本分鉗鎚似

之後來自在別處打發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

與得受用方可……下以佛法當人情去……

一冊語錄來造次讚歎不知臨濟宗旨今送在……

與衲……老漢因援筆書其後特為發揚……

方衲子為邪求說法之式若使老漢初為渠拈出帶

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罵我無疑所以古人云我不

肯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為我說破若為我說破豈

有今日便是遮箇道理也趙州云若教老僧隨

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伲了也老僧遮裏

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根性遲鈍

老僧事思之思之

大慧普覺禪師書

東海[illegible]川禪院常住

參徒編録而納之[illegible]傳寶[illegible]
力請之許流通然甞有先後見聞有詳略又
賢士大夫所得法語各自寶藏無緣盡覩今之所
收殊爲未盡後更採集別爲後録
文昌　謹白

石州川流帯住

